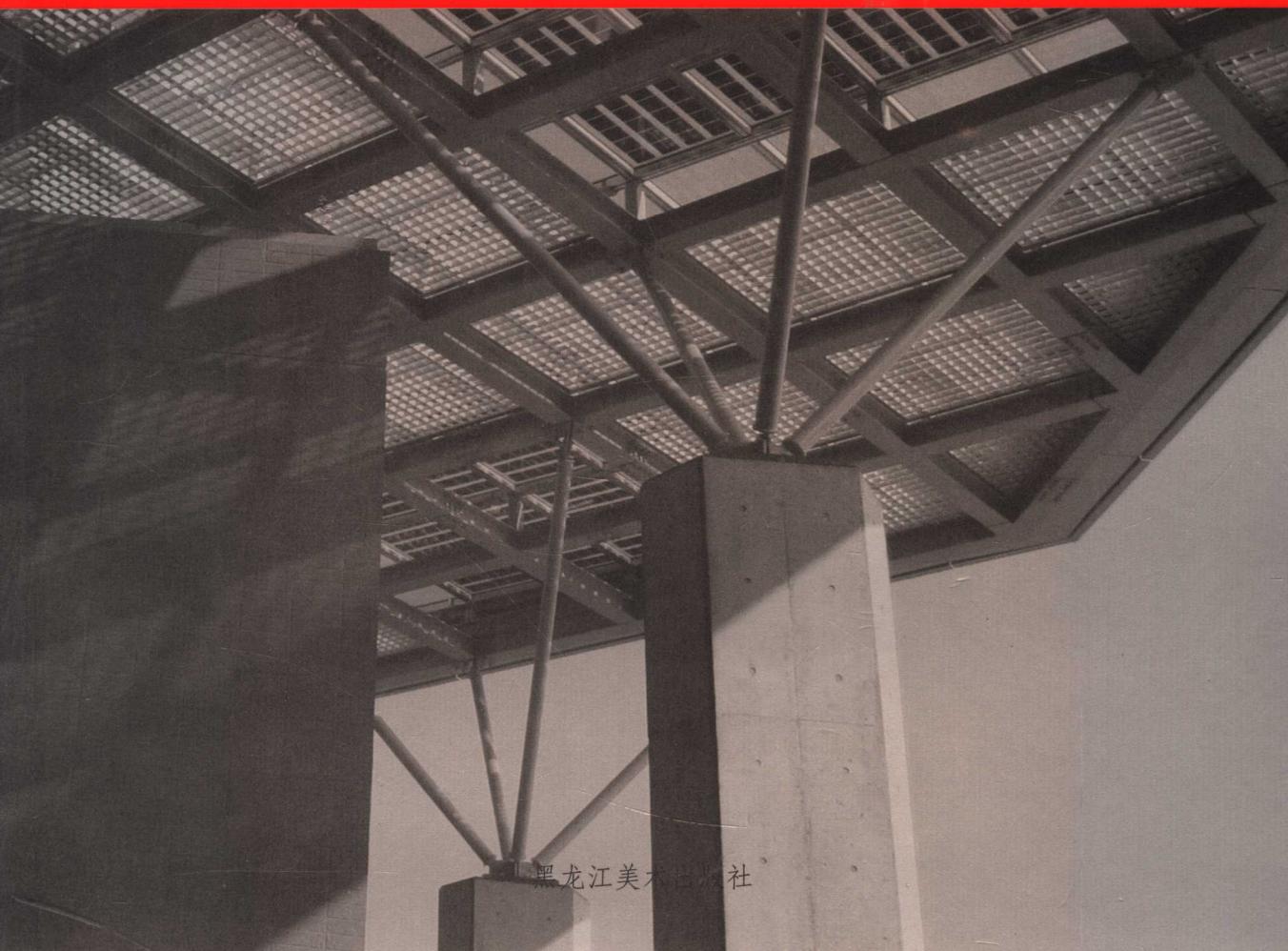


执意纯粹

王受之 著

The Pure Minimalism

纯粹是一种境界。就像情人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纯粹的极致也不容许一丝杂质。精减精减再精减，只留下最具创意的本体，而抛弃一切华而不实的表象，把最广阔的空间留给想象，因而更显内涵丰富，变幻无穷。简洁而不简单，洞悉本质，强调细节，执着品质，谓之极限纯粹，现代主义建筑的精神所在。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执意纯粹：现代主义在中国 /王受之著. —哈尔滨：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5.9

ISBN 7-5318-1440-4

I. 执… II. 王… III. 现代主义—建筑艺术—研究

IV. TU-8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10206号

设计总监：王绍强

设 计：王绍强、邓小刚、梁广超

编 务：黄 澈

制 作：三度文化传媒设计部

策 划：三度文化传媒

网 址：www.sandu168.com

发行热线：020-84348377

书 名：执意纯粹

Zhi Yi Chun Cui

作 者：王受之

出版发行：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地 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225号

网 址：www.hljmss.com

邮 编：15001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赵立明、傅 弦

印 刷：恒美印务（番禺南沙）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 1/20

印 张： $7\frac{2}{3}$

字 数：6000千字

版 次：2005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0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8000册

书 号：ISBN 7-5318-1440-4/J.1441

定 价：45元/册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王受之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教授，主要讲授设计史和设计理论。出版过许多具有影响力的设计理论的重要著作，如《现代建筑史》、《现代设计史》、《平面设计史》(2001)、《流行时尚史》等。在中国多所著名艺术院校，如清华大学艺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等任客座教授。他还在美国奥迪斯艺术与设计学院，加州美术学院，南加州建筑学院和洛杉矶南加州大学教授设计类课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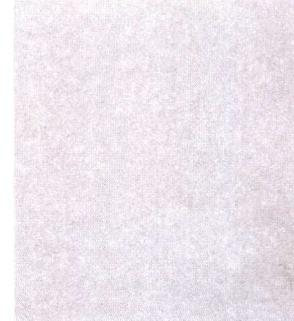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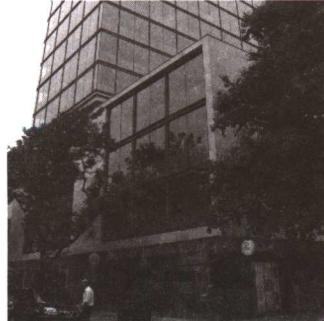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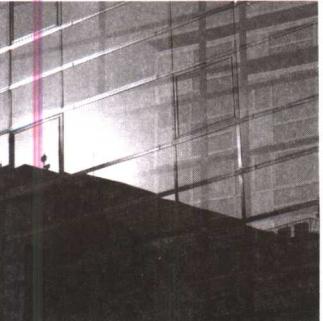
Wang Shouzhi has been a professor of design history and design theories in Art College of Design, Pasadena, California since 1988. He is the author of many important publications on design theories in Chinese, such as A History of Modern Architecture (1999), A History of Modern Design (2001), A History of Graphic Design (2001), the History of Fashion (2001),etc. He is also the guest professor of many well-known art schools in China, such as Qinhua University, the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etc. He also teaches design classes in Otis Institute of Art & Design,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Arts, Southern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and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in Los Angel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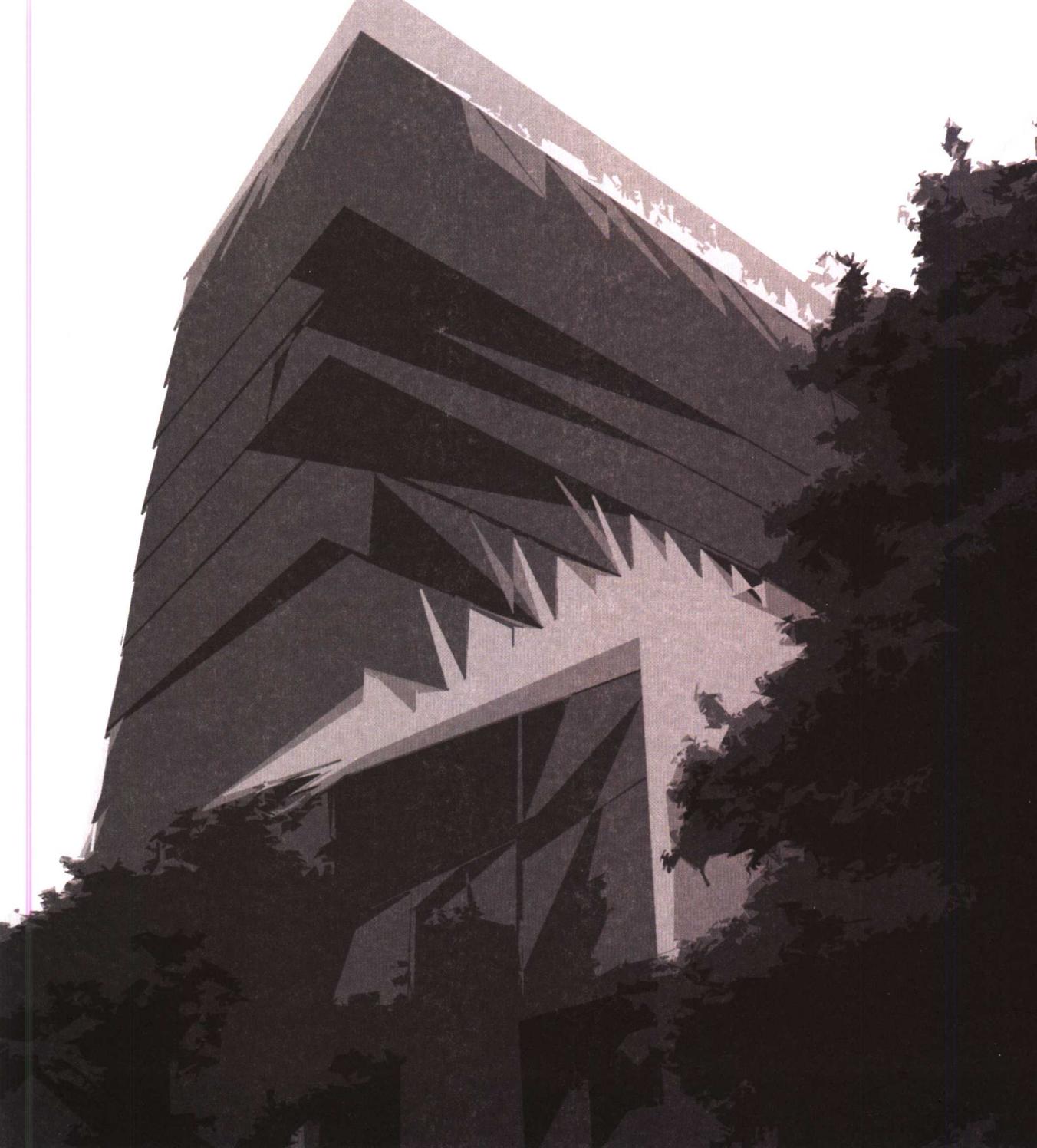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Foreword: Minimalism is not easy	004	前言：难得纯粹
Chapter I : Paris: Now and Then	010	第一章：穿越时空看巴黎
Chapter II : La Defense——Focus of Modern Architecture in Paris	026	第二章：巴黎的现代之心——拉德芳斯
Chapter III: A Few Modern French Architects	038	第三章：法国的现代主义大师
Chapter IV: Surge of Neo-Modernism	068	第四章：《新现代》的波澜起伏
Chapter V: Difficulties of Modernism in China	084	第五章：中国新现代的艰难历程
Chapter VI: Beijing Story	092	第六章：北京的现代故事
Chapter VII: Chongqing Story	108	第七章：重庆故事
Chapter VIII: Purer is Higher	118	第八章：用心用诚品自高
Chapter IX: Japanese Modernism in Architecture, a Path	124	第九章：日本现代建筑的轨迹
Chapter X: Kume Sekkei Design	132	第十章：久米设计
Chapter XI: The Crystal Town	138	第十一章：水晶郦城说

执意纯粹 · The Pure Minimalism

王受之 著





难得纯粹

前言

现代主义的星星之火

看看现在的住宅楼盘，来来去去总是那几种类型，比较多的是东拼西凑型，到国外转了一圈，回来就有了什么美式格调、德国小镇、地中海风情，更离谱的是杜撰个“欧陆”风，卖弄点法式浪漫、欧式风情，取几个欧洲新古典的符号贴面，很一般的楼因此卖出不正常的高价。还有一种是似是而非的后现代主义，强调了后现代的“折中”，忘记了后现代的文脉内涵，也都是拼凑而已。有些盘拿大文化来包装，好像索霍之类，其实谁都知道，这些盘除了概念包装之外，一无是处：做工粗糙，布局不合理，当住宅用太闹，当写字楼用太小。加上这种仅仅靠概念包装的盘，多半是城乡结合部，什么人都有，人一杂，正儿八经的白领中产就躲了，成了些鱼龙混杂的去处。试想你在楼下写专栏，楼上瞎猫子喊叫，你还能觉得这里是个家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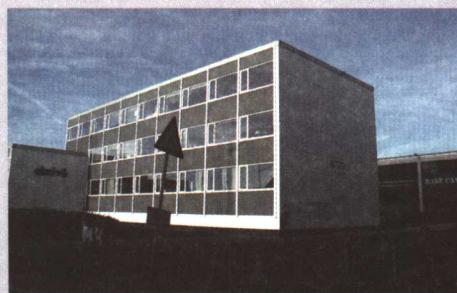
■巴黎的新住宅，仍然散发着传统的韵味。

最近几年，有些眼光独到的开发商决心打破这种混沌，开发比较纯粹的住宅区，其中一类就是走现代主义的方向。我是这种风格的热心推动者，但凡有这样的动机，我总是以顾问之身，煽风点火，期望能够做到纯粹又纯粹。好像广州的力迅，正在犹豫于新古典还是现代之间的時候，我全力以赴地让开发商信了我，现在做出的珠江新城“上筑”这个盘，卖得那么火，连开发商自己都吓了一跳，上个月打电话给我（2005年6月间），说要和我联手在北京弄一个真正纯粹到极点的现代风格住宅区。我说：要我出概念、要我给方案都容易，但是要开发商能够自始自终保持这个原则：**只做减法、不听周围那些人劝导，不容易**。一般房地产公司内的那些销售部门人员、广告部门人员、策划部人员，对于建筑一知半解，因此添乱的多于帮忙的，有能力的开发商如果能够顶住这些人的胡言乱语，已经赢了一半的市场了。然后是在外面请的广告公司，更加添乱，两者合击，很少有开发商能够挺得住的。好像力迅老总说决心做个在历史上站得住的。我告诉他：重庆龙湖请日本久米事务所做的水晶郦城，是我见过的国内最纯粹、工艺目前最过关的现代主义风格楼盘，北京那些牛皮哄哄的大盘，不过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东西。那力迅的老总也是个重庆人，一听说了，立马就从广州飞去看了，回来之后连声叫不错，但是对会所、样板间、园林却还不太满意，对建筑，却是五体投地了。在开发商中，这是我见到的最明白的几个中的一个了。

现代主义最令人困惑的地方，是因为貌似简单到近乎简陋的地步，不用说开发商，就是一般顾客都受不了。现代主义能够冒出来的地方，总是经济发育到一定水平的城市，并且有一点比例的高文化素质的客户群才行。你看上海房地产闹得热火朝天，就没有闹出个像样的纯粹现代主义来，弄来弄去，全是欧陆、新古典、Art Deco、高科技。博物馆设计成一个古鼎、歌剧院设计成一个医院的婴儿磅秤，不是设计师不行，是负责的官员、民众就那水平。纯粹得什么都没有的现代主义，谁觉得有价值啊？

我在重庆看龙湖地产的那个水晶郦城，说实在话是有点震撼的，因为从来没有想到重庆这么一个现实的地方，满大街光膀子的棒棒军在地下道里乘凉、男男女女在路边吃猪脚，却可以建成一个这样具有国际现代主义水平的楼盘来，完全出乎意料。

在我看来，在地产开发商中，那些有理想的人，那些不仅仅把销售放在高于一切地位的人，那些希望给城市留下一些文化、品质的人其实不在少数，如果我们这些做理论的能够辅助他们，那么我们的城市就会有点希望，我们的建筑就会有点明确的文化内涵了。



1~2.哥本哈根的现代建筑。

3.哥本哈根街头。

4.巴黎街头。

前因后果

我最近去法国和北欧，一是公差，一是自己抽点时间看建筑，在巴黎这个新古典主义弥漫的城市，我居然看到了法国现代主义建筑的发展趋势；在北欧，我则是被现代主义震撼了，特别是丹麦的哥本哈根。我最近和MRY的首席建筑家詹姆斯·奥康诺尔（James O'Connor）聊天，谈到丹麦，他也同意我这个看法，说丹麦的现代主义作品大约是全世界最好的。因此我开始筹划写一本专门讲北欧设计的书。

这两次去欧洲，加上去年去日本，我对现代主义建筑有了很多新的看法，这本书，从开始设计的时候，我就提出来要写成一般轻松的散文形式。这个设想，也就定下了这本书的基本模式：从巴黎漫步谈起，谈法国现代主义，之后谈几个目前世界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现代主义建筑家的作品，谈谈日本的现代主义，再切入正题，谈谈久米设计事务所，最后谈谈水晶廊城。这样形成一本主要讲现代主义建筑文化的书。我是个学者，并且一直在努力推广一些建筑文化和思想，因此这样写，估计大家会喜欢看，从轻松的议论中了解到国际现代主义的现状，从这个国际的高度来看我们的现代主义，不是很好吗？文章本来早就完了，中间插进来一个大工作，这样就耽搁了一个多月，那些比较细心的读者看看这本书，会发现中间有文气不接的地方，就是搁笔时候留下的。还好，文气经过整理，还通顺，其中对北京、重庆的房地产评价，颇不客气，是我自己的做法，文责自负，天经地义。

议题好，本人文笔未必好，因此也会出现眼高手低的情况，如果有差错，请各位多多指正，期望再版的时候能够修改到比较完美的水平。这书，我估计客户会大大方方、痛快快地看，搞建筑的呢，也会偷偷地看。因为堂而皇之看房地产的书，似乎有损斯文（真不知从何时起，理论好像非得不食人间烟火，写得谁都看不懂倒成了“斯文”）。敞着看，掖着看，都没有问题，看了给点意见就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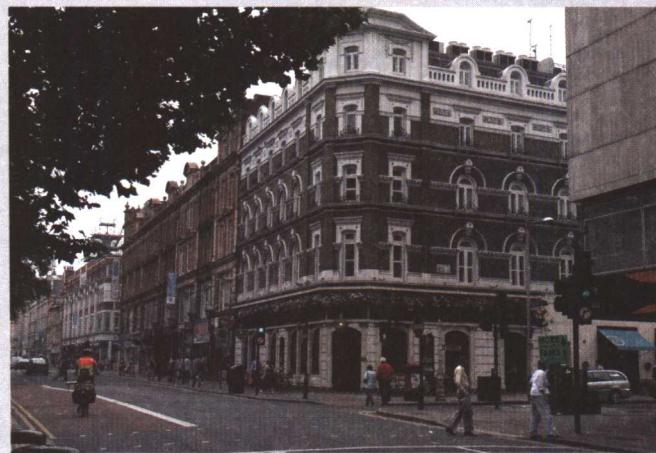
三三二

2005年7月27日，于洛杉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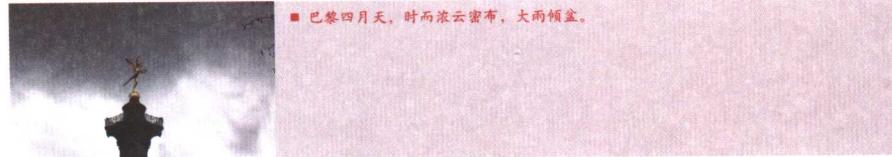


1.伦敦的现代建筑。

2-3.伦敦城中街景。







忧郁的纯粹情结

今年春天去了一次巴黎，这是我第三次去巴黎，前两次都有好多的事情，因此除了匆匆忙忙地跑跑博物馆，去了一次美术学院之外，好像没有多少闲情逸致去街边坐坐咖啡馆。来去匆匆看见那些人整天在咖啡座聊天，看报纸，打瞌睡，对走过的美人评头论足，真是有点羡慕，他们哪里来那么多时间啊？今年寒假时间稍多一些，把应该看的都去看了，感受和前两次就很不一样。

春天的巴黎，总是让人琢磨不透，时而迷蒙细雨，时而浓云密布，诗人说春天的巴黎就好像一个恋爱中的女孩子的心。这心对我的压力，就是每天出门必须带伞。我是个很不喜欢带辎重出门的人，最好是空手，自由自在。春天的巴黎，不带伞就可能被春雨困在什么地方，最后不得不买上一大堆你准备回家前就要扔掉的东西。

我头两次来都住在左岸一家不大的旅店，叫Lenox，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经开张了。墙上那些曾经在这里住过的房客，作家、诗人、哲学家、建筑大师、艺术家的照片多得应接不暇，那些狭窄的街道，那些岁月斑驳的墙面，记录了多少故事啊！

巴黎的女人实在动人。在美国住了二十年，习惯看粗枝大叶的美式美女，习惯看那些超巨型的胖人，有种习惯成自然的错觉：好像除了亚洲女孩子，西方女子都必须是超吨位一样，特别看了去年的纪录片《Supersized Me!》，看美国佬吃麦当劳吃到了心肌梗塞的边缘，更加觉得西方女人就应该如此。但到了巴黎，一路的清秀淑女，衣着讲究，耳目为之一新。



1. 巴黎街头，几乎每个转角处，都有一家或几家咖啡座，不少人在那里会友、聊天，看看报纸，或啥也不做，抄着手盯着看街上的行人……就这样打发了一天。真弄不懂巴黎怎会有这么多悠闲人？

2. 巴黎市内随处可见的坐在咖啡店前无所事事的人们。最让人不解的是：居然有那么多不用上班的年轻人。

记得第一次来的时候是1996年吧，和一个很著名的建筑师一家人吃晚饭，地点是在拉丁区的一个虽然很小，但是很讲究的餐厅。那个建筑师有个漂亮得令人眩晕的夫人，两个孩子都已经十几岁了，而她好像一朵刚刚绽开的郁金香一样楚楚动人。纯粹的巴黎美女，因为嫁了个美国丈夫，英语也讲得滴溜转，讲建筑，讲博物馆，讲音乐，讲文化圈的八卦，那个曾经在蓬皮杜文化中心设计方案得到第二名的丈夫居然话都没有，凡他要讲的，老婆全代办了，那才知道巴黎不仅仅有个苏菲·马索，不仅仅有个朱丽叶·比诺什。



1. 巴黎歌剧院对街的地铁站入口。
2. 新艺术风格的纹样，新艺术风格的字体，一下子就让人进入了历史。
3. 地铁站入口处考究的雕花铁栏杆。
4. 分布在城中的地铁站，栏杆纹样各有不同，但都统一是新艺术运动风格的，色调也都一样。

这次去巴黎，换个地方住，在共和国广场附近，酒店门口一个赫克多·基玛德设计的“新艺术”风格的青铜地铁入口，仅那入口，就让我好喜欢。酒店对面有家酒吧加咖啡馆，酒保开开心心的，天天和我打招呼，我每天从外面办事回来，就在他店里叫杯冰啤酒，我讲我破烂的法文，他讲他破烂的英文，好不快乐。

巴黎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整个城市是个历史，整个气氛也是个历史。你在街边的咖啡座找张椅子坐下，看《世界报》，我这样法文不好的就看《纽约时报》在欧洲出版的英文版《国际先驱论坛报》(Herald Tribune)，感觉是已经沉到历史中去了。建筑依旧，城市依旧，没有什么参照物可以提醒你：老兄，你现在是在21世纪啊！因此，我在这里总有一种恍恍惚惚，梦呓般的感觉，是在蓬皮杜时代呢，还是在密特朗时代，或者是在戴高乐时代，更或者在拿破仑第三时代？

巴黎人连手机也用得不多，我每天在那间咖啡馆喝啤酒，看见一圈圈的老人在喝咖啡聊天，没有一个用手机的。要证明你已经在21世纪，就只有看看街上跑的汽车，的确是超小型的Smart，而不是雪铁龙的2CV了。

现代建筑基本看不见，在这里现代主义是忧郁的，因为是压抑着的。但是我们都感觉很好，因为起码在世界上还有一个历史城市，你不信，坐在北京的王府井街头试试？一条廉价的商业街，既没有真正精致的现代，也没有辉煌历史的沉淀。那一一下子，你才知道巴黎人的可爱，知道巴黎的可爱。

摇曳左岸

讲巴黎的历史沉淀，国内现在一批小资作家动不动就亮出巴黎的左岸来。其实，巴黎20个区，区区都有历史，我说了，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历史盒子。在左岸，若只会沿着塞纳河边晃荡，根本没有什么可以浪漫的咖啡馆可以坐，车水马龙，少数一些沿河旧书摊，画廊生意也凋零得很；必须往小街小巷中钻，那里才有古董店、画廊，小酒馆、咖啡馆、卖新鲜蔬果的小店、花店、面包店、肉铺、药房，那才是历史的巴黎。

在广州我住在一个比较早期开发的住宅区——丽江花园里，虽然这个丽江与云南那个丽江一点关系都没有。流经我的这个“丽江”的珠江也挟带着上游排放的城市污水，绝对算不上美“丽”的“江”，但是我心里还是接受了这个“丽江”，因为比起广州市其他的楼盘，或者它比较安静一些，或者小区成熟一些，或者没有那么艳俗张扬一些。可是最近在江边一块条件还不错的地块上建造了一片“丽江”的新住宅区，叫“左岸”，一下就刺痛了我，左岸哪是这样的东西啊！要调侃也找个还有点相似的东西来调吧？

网上有个作家，大约与我有共同的刺痛感，说出这样的话来：“全国上下‘忽如一夜春风来’，

四下里崛起高耸的‘左岸楼盘’，只是因为大街小巷两岸三地，纷纷传唱的‘左岸咖啡与奶茶’。先是‘统一’公司精推的‘左岸咖啡馆，与茉朵奶茶等众经典作品’出台，接着是国内各地雨后春笋般，纷纷上马的地产项目。深业的‘风临左岸’，长沙的‘左岸春天’，杭州的‘左岸花园’，这些公司们群起揭竿，都打出了‘法式尊邸，人文世家，浪漫风情’的美丽招帘。而中关村的‘左岸公社’写字楼与上海四川北路商业街的‘左岸改造计划’更将这一左岸风潮推至顶峰。”于是这个作者明确告诉我们：“但是此咖啡不是彼咖啡，此左岸也不是那左岸。”

人文左岸

我们中国人喜欢把东西南北作为方位，来形容地方，除了重庆这样少数几个东南西北搞不清楚的城市之外，我们传统总是城南城北、东城西城的，美国佬则喜欢上中下的分区，上城、中城、下城地叫，直到“下城”（downtown）都成了英语中“市中心”的代名词了。只有法国人在巴黎，才站在塞纳河中那个“城市岛”上，背对上游，面向下游，把城市分成右岸和左岸。

左岸有大学，有法兰西学院，有法兰西美术学院。早期住宅不贵，豪宅少于右岸，王公贵族都不住，才挤着住了好些文化人，不就有点像纽约的索霍吗？也有少数画家住这里，但是还是嫌太贵，因此才集中在右岸北边好远的蒙玛特高地。

文化人多了，路边的小咖啡馆就忙了，文化人是自由职业者，不上班，充其量在附近的大教书，家里没有人气，因此没事的都挤在便宜的咖啡馆里，聊天、辩论、调情、讲“段子”。海明威浪迹巴黎，手头的钱也不多，挤在这里倒出了灵感。萨特在大学教书，天天在这里“双叟”咖啡馆找个位置坐下，一天到晚写自己的哲学手稿。此人面目难看，两个眼珠子朝两个不同方向看，他的存在主义却使好多女大学生为之疯狂。萨特说“文学先于上帝而存在”，那文学家就是上帝的祖宗了，“存在先于本质”，你要得出世才有自我啊！“人是自我的一种创造”，自然很合我们的心意，针对大社会造就精英的思想，精英不要社会帮忙，我自己造就自己，你想60年代那个狂得不得了的时代，这种哲学会有多少拥趸啊！女性主义先驱西蒙娜·德·波伏娃（有人习惯很时尚的翻译为西蒙波娃）与萨特的爱缠绵扭曲，还加进美国人奥尔格伦插一脚，无论八卦新闻还是严肃文学，这都是极好的题材。

■ 夜色中的法兰西学院。

